

骑车数万里，走访上千户，近百万字的考察日记，拍下近万张的记录照片

粮民

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下

爱新觉罗·蔚然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粮民

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下

爱新觉罗·蔚然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 爱新觉罗·蔚然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309-07321-8

I. 粮... II. 爱...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8886号

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

爱新觉罗·蔚然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 (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 (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 (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军 盛亮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0.5

字数 215千字

版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7321-8/I·553

定价 48.00 (上下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002 当农民不信任你，做好事都难

007 我被信任感动得哭了

012 不敢让女友去看我那凄惨的‘家’

018 唧唧复唧唧，只闻织布声



023 为了帮助乡亲，80多岁回乡“务农”

027 超生全是农民的错？

034 谁毁了山里孩子的希望？

038 即将毕业的农村大学生，被重重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



044 怎样才能帮助你？

049 牵手，在大山深处他们找到了生命的支撑

053 新农村建设上要讲科学啊

057 农民大娘含着泪水的嘱托



062 与乌罗镇有缘相遇

066 谁来为不同生父的六个孩子的抚养买单？

077 什么让农民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即将破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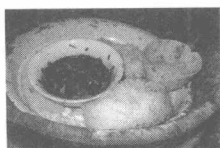
081 农民不需要地方政府越俎代庖搞新农村建设



086 乡村百姓最懂得回馈社会

091 无钱看病读书的农村孤儿该由谁来管？

096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102 是什么让留守儿童沦为农业童工？

108 80多岁了，我手里还没有攥过一百块的票票

115 农民，不止是民工一条路才是出路

120 你是毛主席的干部？



124 蔚然的“智力银行”

127 农村服刑者的孩子该由谁来抚养？

130 政策越来越好，日子咋越过越难？

135 童言无忌，折射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142 37块钱与10岁的放牛娃



146 构建和谐社会，要向边贫山区的农民学习

149 “挣”学费上大学只为能教他们

154 他未能感动妻子，却感动了中国

159 穷人就是穷命



166 需要帮助的人们，请不要把他人的爱心变成冰凉的心

170 老农，为什么你们只能栖身于土洞、窝棚、陋室？

176 凭啥农民就得开肠破肚？



182 疾病与贫穷交困的家庭该如何脱贫？

185 维壁（刘用用）来信

187 老奶奶用露水洗脸



192 孩子吃掉猫啃剩下的面包

198 农民老人养老靠捡破烂，治病靠烧香拜佛

208 残疾老人露宿街头无吃无喝过大年

213 农民眼中的伟大



216 农村合作医疗咋成了骗农民钱的把戏？

220 要彻底解救童工就要先解除贫困

222 一个外来农民省去了午饭

226 谁为外来农民的意外损失买单？

230 农民工的10年创业梦



234 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们就该走上街头卖艺？

238 与露宿街头老农深夜谈论国是

244 农民被征用土地补偿金只能走上街头抗议

249 村官是影响农村良性发展的一个硬坎



252 “5·12”地震灾后重建干部的身影在哪里？

255 政府都是这样的效率农村发展就大有希望



2007年

2007年

2007年

2月26日（正月初九）

当农民不信任你，做好事都难

大多数人对苗族人的印象肯定是能歌善舞又美丽。是的，这个印象绝对没有错。但现实生活中的苗族人，尤其在农村生活的苗族人，大家可能就不是很了解吧。今天我第一次走进了苗家山寨，与苗寨人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帮扶“万村行”其实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不单单是体力上的艰辛。体力上的艰辛我完全可以自我调整和承受。可另一种不轻松时常让我感到有种透不过气的沉重，同时伴有很多无法吐露的委屈。

今天早晨我是从铜仁市出发，骑上自行车向北走，走进了松桃县境内。在早晨出行前我还一再告诫自己：一定要走进村寨，不进村寨不就是在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嘛！但当我看到村寨时还是很发怵，发怵的是这个村寨的农民又会对我是什么样的看法和态度呢？这个村寨的村民又会用何种眼光看我，用何种心态对待我？是信任？还是其他？我不敢想象下去，因为我已经被许多村民给予的“怀疑、不信任”压得有些透不过气了。

就在我漫无目的地在公路上骑行时，在公路的一个拐弯处我猛然间看到路边上的一个低洼处，有一个类似窝棚的简陋房子。我硬着头皮，走到那处房子前。我向房前的人打听那个窝棚里是什么人在住，试着了解下那家人的生活情况。房子前的一位年轻女子对我说：“不

熟悉，他们好像是养鱼才在这里搭建的那个临时住处吧。”她听我不是本地口音就顺便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连忙告诉她：“我是考察农村发展，考察农民生活状况的。我是对农民做帮扶考察的。想了解下这里农民生活和经济状况怎么样，需要不需要外面力量对他们的发展做些帮助。”年轻女子听后就对我说：“你要了解农村生活还不如进后边那个苗族寨子里去了解呢，里边还有比这个更穷的人家。”

听到她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找回了力量和勇气。我调转车头，顺着她指的方向，沿着一条陡峭泥泞的乡间小道上向着山背面的苗寨走去。

一个多小时后，我到了一个名叫官舟村的苗寨，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我向寨子里的村民打听村长或者村支书家住在哪里。村民很耐心地指给我路。我七拐八弯地走到了一家人家房屋门前。南方不像北方——是没有什么院墙的。

正值春节农闲时间，我向屋里看去有几个妇女正围坐在一张小桌前打麻将。我走上前去向她们问候新年好，再向她们问这是不是村长家。



屋内有位年轻的妇女一听我的口音不是他们本地人，就打趣地说：“是的，我就是村长，你有什么事吗？”起初我真还以为她就是，我忙对她说：“你好！村长，我是从上海来的……”我还没说完，其他几个妇女就哈哈地笑了起来。笑过后那年轻的妇女才说，我们孩子她爷爷是村长，他出去了。我只好又向她们问村支书家。有一位靠门口的妇女站起来倚在门框上向一条小河的对面指着说：“你看，河对面那个贴白瓷砖房子的就是支书家。”

我向他们道过谢后转身准备去支书家，刚才那位年轻的妇女说：“你把单车就放我们家场坝上，那边单车过不去。”我按照她说的就把自行车支起来，只拿了日记本向河对面走去。

当我走到河边时看见一座简易窄小的水泥小桥。桥对面有许多村民正在桥头热火朝天地干活呢。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踏实感，加快步伐走上小桥向对面走了过去。

当我走到村民干活的路段时，有村民向我打招呼，尽管我没有听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但看得出他们是很友好的。有位约莫60多岁的老人，精神矍铄、和蔼可亲，他笑着向我打招呼并向我走了过来，“年轻人，从哪里来啊？第一次到我们苗家寨子吧？”我忙接话回答并向他询问村支书家，老人听我问村支书家，笑得更灿烂了。我心想这位充满活力的老人可能就是村支书了。老人迎上前与我握手之后，抬手指向一个满身沾满泥巴、还在与其他村民一起抬石头的老人说：“他就是支书，他是我的兄弟。”我听后先是一愣，然后又问老人：“那是您弟弟？他看上去可比您老多了。”老人笑着说：“我在外边工作，他是农民嘛，一辈子干农活就老得快呀。”他向正在干活的兄弟喊了句苗语，那位老人抬头向我们看来，随后赶忙直起腰拍拍手上的泥土，走来与我握手。我就向他介绍我到他们村的意图。他听完我的介绍后，转身对其他干活的村民说了几句苗语。我们和他哥哥就一起去了他家。到家后，支书就向他老伴说：“来客人了，快点做饭。”然后他对我说：“你坐下休息，喝点茶，我再带你到寨子里看看，再去几户苗家看看他们的生活，他们都是很艰苦的家庭。晚上就不走了，就住寨子上，你看行不行？”我听支书这么一说，心中有股暖洋洋的感觉，就答应住下。

村支书，苗族人，今年60岁，一只眼睛因故失明。他有三女一男，大女儿婚后在几年前因病去世，二女儿嫁给了姐夫。三女儿初中毕业就去了广东打工，儿子还在读高中。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经常还为读高中的儿子的学费发愁。村支书对我说，他想养鸡，就养本地的土鸡。他问我，他这个想法和计划行不行。听了他详尽的介绍后，我肯定了他的这个想法。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发展，确是这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偏远地区农村发展经济最好的策略。我非常赞同，再就是他们屋后不远处就是一片山林，非常适合小规模散养。支书希望我能教他养鸡的技术。

与村支书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后，他的兴致高涨了起来，说马上带我去走访几家农户。我随他去了一唐姓村民家。当我走进这个家庭时，不由感到一股寒气袭人。看着那四处透风、人畜同处一室的情景，我不禁一阵寒栗。支书对我说：“蔚老师，我们寨子像这样的家庭很多，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这个家主要是家里有病人，到处看病，病没治好把家已经给整垮了。现在刚刚搞合作医疗，可不知道能不能帮上我们农民。有些家庭就连那个每人10元钱也交不起。你看像这样，我们农民怎么才能发展起来啊！”

了解完这户唐姓村民家的情况后，支书又带我返回到了他家。她老伴和二女儿已经把晚饭做好，我就在支书家吃晚饭。由于正值春节期间，支书家的小女儿年前也从广东回到家里过年，家里也来了许多拜年的客人，这顿晚饭也是招待客人的筵席。席间大家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都很好奇，他们在我和支书去农户家时就已经开始议论我。当我入席后他们就七嘴八舌地开始问我许多问题，但问题多集中在质疑我的这个帮扶行为上。他们说：“现在连干部都是假关心农民，干部拿着国家的工资干着国家的事情，都不真心为农民办事，你个人还是自费来帮助我们农民？我们不信。现在世上哪还有这样的好人好事啊？”村支书在广东打工的小女儿更是开门见山地说：“我在广东打工，听过现在骗子很多，骗人的方式也很多。像你这样一个人骑单车大老远地来我们这么偏僻的农村做什么帮扶，我没听说过。不过我想不出来你到我们这里来骗我们什么？现在人谁不为自己考虑啊，哪有不要钱还自己花钱到农村帮农民的人？我一点都不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好的人，除非我们是傻子才会相信你

做的。”然后她便对她爸爸用苗语说了几句，她爸爸看了我一眼说：“蔚先生，确实是。不过不管她说的，我们吃饭吧。”

听这位姑娘这一席话后，两小时前我刚刚燃起的热情一下子又被浇灭了。这顿晚饭吃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也无法去辩解什么，只能咧嘴角微笑，装出没有很在意他们下的“逐客令”。



2月26日（正月初九）

我被信任感动得哭了

由于席间的谈话让我如坐针毡，在村支书家的晚饭我就草草吃结束了。天色还早，我请支书再带我走访几户村民。支书依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我乘势起身离开饭桌，对支书说有点凉了，先到村长家那边穿件外衣。随即我向筵席上的客人和支书的家人告别，离开了支书家。

当我到村长家屋前时，他看见我就忙向我打招呼。我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自我介绍，他就让我赶快进屋。他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说刚刚在支书家吃过了，他让我坐下后就和我攀谈了起来。我把来他们村的意图又向村长简要介绍了下，他站起来说：“我带你看看，完了就回来在我家休息。明天我陪你在我们村好好了解了解，你看这样可以吗？”

听村长这么说，我刚才有些冰凉的心又被这位性子直率的村长给暖了过来，我也无不避讳地对村长说：“您不怕我是个骗子？刚才在支书家……”

村长哈哈大笑了起来，笑过后他说：“我不怕，你骑单车能走进我们这个山寨来了，就已经很不简单了。你还要了解民情，还要做帮扶工作，就是你不做这些事情，只要能来到我们苗寨，我们也要把你当做客人热情接待啊。再说，就算你是骗子，我们这个穷山寨子里能有什么好骗的？你把心放宽做你的工作，我不但相信你，我还支持你。你能从上海走到我们寨子来，已经是我们的福份了。”

说完村长就带我去一户生活非常困难的农户家，他在去的路上对我





说：“期望你能帮帮他们家，他们日子过得非常苦。这家是吃了今天没明天，有了上顿没下顿，我们村上来的救济粮和救济东西能给的基本上就全给了他们家。可数量太少，还是解决不了这家人的根本问题。你来了，也许就是给他们家带来走出困境的希望来了。”

听村长这么一说我反而有些犹豫，这么重的一个担子，这么艰难的一个任务，这应该是政府才能做的事情，依靠我个人的力量要让这样一个家庭走出困境恐怕绝非易事。但我还是不能放弃啊，毕竟是我主动要求来的呀。

我跟在村长身后到了那户村民家，当我看到那个家的第一眼时，感到十分震惊。房屋简陋不堪，屋内空空荡荡，三张床铺上更是不忍目睹。我走进厨房，没有见到春节期间西南地区农村人家那种摆满食品、挂满腊肉的场景，只有几颗枯黄的青菜，放在一角儿，两小块腊肉最多就是三四斤，高高悬挂着。当村长向主人介绍了我之后，那位中年男子一双眼睛满含期待并有些怯怯地看着我，那种神情让我永远无法忘记。他看到我就像看到从天而降的救星。他的神情纯真又乞怜，双眼紧紧地盯着我一动不动。在那个瞬间他连眼都没有眨过，好像生怕就在他眨眼的一瞬我会飞走了。

我深深地被那双眼睛触动，心想一个生活处在如此困境之中的农民，他把能想的办法全想尽了，把能出的力气全完出了，可就是摆脱不了目前这个生活困境。他们是多么渴望有一股力量帮他们逃离这个苦海啊。我的顾虑和压力在这一刻彻底被驱赶得烟消云散了。之前受到的怀疑与委屈也随之消失了。我只有一种念头：我要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以帮助，我的帮扶“万村行”是正确的，还没有摆脱贫困的农民是非常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的！

由于已是黑夜了，我只在那户村民家做了些贫困原因的初步了解。村长提出今晚就先了解一下基本状况，让我先回到他家休息，明天再做个全面了解并想听听我提出的帮助办法。

离开那户村民家，我和村长又回到了他家。就在我和村长谈话时，村长的老伴、一位慈祥的苗族大婶端着一个盛满水的洗脸盆放在了我的面前。随后她对我说：“你洗脸洗脚吧。”我被这突然而至的情形给

搞懵了，顿时感到非常惊讶，不敢接受。我怎能让长辈给我端洗脸洗脚水啊！我赶紧起身，挪动盆子让村长先洗。村长也急忙说：“你是客人，你先洗，我们晚点儿没关系。”我多次执拗不过，只好怀着深深的歉意和不安先洗了。

当擦脚时，老人走过来把一双棉拖鞋放在了我的面前，然后她又端起盆子倒了我的洗脚水。我彻底懵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呆呆地坐在那里发愣。村长也许看到了我满脸歉疚的表情，他赶忙对我说：“这没有什么的，你不熟悉嘛。你也很辛苦，就先休息吧。”说着村长起身把我带进旁边的一个屋子，当我走进屋子时，不禁一愣，我和他们儿子、儿媳睡一个屋子？我不知所措，这合适吗？可我不知道苗家人的规矩和习俗，我也没有敢吱声。村长指着屋子里一张正好和他们儿子、儿媳床形成对角的床说：“你就睡这个床吧。”说完后他帮我把床帷帐放了下来，我赶紧钻进了床帷以掩饰心中的慌乱。

躺倒在床上后，温暖的被窝让我刚才的顾虑顷刻消失，再加之由于路途的劳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后，我回想到这件事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这种感动就是来自于苗族村长对我的信任。若没有村长的信任，也许那夜我可能会走在大山之中的路上。

想到这里，我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

